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三十三

曹元弼學

康王之誥第三十　周書　古文尚書　鄭氏注

箋云 史遷說。太子釗遂立。是爲康王。康王即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康下脫王之二字

釋曰 序云康王既尸天子。遂告諸侯。作康王之誥。如序及史記所云。則康王之誥當斷自王若曰以下可知矣。此篇與顧命一事相終始。分篇處今古文蓋皆空一字。馬鄭本乃分別爲二。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告。

獨舉侯甸男衛四服者。周公居攝六年制禮頒度量。詩周頌譜疏成王即位乃始用之。明堂位疏至此積三十年。再巡狩餘六年。侯甸男要服正朝。要服國遠。既事遣之。衛服前冬來。以王有疾留之。詩周頌譜疏

釋曰太保芮伯等率諸侯進戒。故王呼庶邦而報誥之以申其意。君臣內外交勉以順天恤民永保文武受命也。六服獨呼侯甸男衛者。王氏云。鄭于顧命篇首惟四月注云。居攝六年為年端。此成王二十八年。又于金縢篇末注云。周公居攝七年作洛誥。明年成王即政。又洛誥篇末周公誕保文武受命

惟七年。鄭注云。文武受命皆七年而崩。周公居攝不敢過其數也。然則從居攝六年數起。七年致政。明年成王即政。即政二十八年崩。上距六年制禮適三十年也。又云再巡狩餘六年者。秋官大行人云。十有二年王巡狩殷國。則二十四年再巡狩。今三十年則再巡狩餘六年矣。又云侯甸男要服正朝云云者。據大行人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則侯服年年朝。甸服二歲見者至此六年當三朝。男服三歲見者至此六年則再朝。要

服六歲見者固當其正朝之期也。然則此時朝者當是侯甸男要四服。經乃言侯甸男衛不見要服。故鄭推其故。以為要服國遠既事遣之。衛服前冬來以王有疾留之。或疑要服既事遣之。則衛服前冬來者何反不遣而猶留耶。若衛服來時以王疾不得行禮。則要服後來何反得既事而遣耶。蓋要服遠。優恤之。故遣。衛服差近。故留耳。且周都豐鎬。四方道里不均。東方侯甸亦遠。西方衛要反近。周禮朝貢之歲不過言其大略。未必拘拘定制。鄭特以不見要服而推論之。不必泥也。酒誥亦云侯甸

男衛。亦約舉之詞耳。案九服皆據土中王城四面分之。王說甚是。尸天子朝諸侯。故稱于一人。初喪未踰年即位。故自名。　此第一節。吁庶邦發誥。

又案鄭注疏引不備。乃始用之下。當補以制禮之年為巡狩述職年端一句。衛服前冬來下。當補或稍遲不及助冬烝待助建寅月春祠事畢未及遣歸又二十二字。義乃完足。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厎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箋云】齊。中也。釋言馬讀齊字絕句。二或作貳。蔡邕司空文烈侯楊公碑【釋曰】江氏云。說文。務趣也。文武大平富天下之民。使不趣于咎災。言為民除害也。祭法曰。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齊中也。致行至中。其誠信用能昭明于天下。中庸曰。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此之謂信用昭明于天下。素平。猶安也。周禮曰。和親安平。安平相將。故寍王亦稱平王。言文武至誠濟民。發政施仁。大平富天下之人。使安居樂業。家給人足。不罹於禍災。其行事止於至中。底。止也。文濟如

燬之災。武成救民之功。已日乃孚。革而信之。無毫髮富天下之心。故信用昭明於天下。文武君德既如是。則亦有如熊如羆義勇奮力之士忠貞不貳心之臣輔之。安治王家。用正受命于上帝。言正當天心也。保安乂治。端正也。皇天用順其道。付與以四方。訓順也。言天以其道為順。易所謂順乎天也。

此第二節。言文武以聖主得賢臣受天命有天下。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

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箋云】顧。猶念也。乃。或作廼。罔。或作無。漢書谷永傳【釋曰】文武得賢臣以共濟生民。天下已定。乃命建諸侯樹屏藩。以存在我後之人。俾長治久安。謂武王大封功臣兄弟及先聖之後。興滅繼絕。成王增封親賢。更廣大邦國之境也。王氏念孫云。在。謂相顧在。春秋左氏襄廿六年傳云。衛獻公使讓大叔文子曰。吾子獨不在寡人。吳語云。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即此在字之義也。下文云。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亦相顧在也。案在我

後之人。非如柳氏宗元所云。私其力於己。私其衛於子孫也。選賢與能以共任天下之政。普施功德於民。巡狩述職考績黜陟。羣后皆篤於仁義奉上法。繼世有國必以象賢命於天子。天子敬天法祖。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諸侯制節謹度。保社稷和民人。使四海之內有講信修睦之利。無爭奪相殺之患。人人相愛相敬以相生相養相保。則天下世世太平安樂。此三代之所以長有道也。後世封建變為郡縣。而聖人之道。治封建之天下以此。治郡縣之天下亦必由此。小而至於一鄉一家一人。

皆由此則治。不由則亂。外至絕域殊俗。能久治利民者。其理亦必隱相符合。說者不察。妄議聖法。謬矣。禮。天子謂同姓諸侯為伯父叔父。異姓為伯舅叔舅。此云一二伯父。舉同姓尊者以該其餘。尚胥暨顧。庶幾相與顧在我也。綏者。孫氏云。綏字說文本作綏。周官夏采以乘車建綏。注云。綏當為緌。釋詁云。綏。繼也。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當為一句。言繼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也。恤者。說文云。收也。釋詁。若。善也。釋言。鞠。稺也。言爾身在外爾心無不在王家。以奉收其善。無遺我稺子羞愧也。案此嘉

而勉之。奉恤厥若。謂奉取善道以爲政。助王憂民而順之。恤憂若順。義德相兼。　此第三節。勉諸臣諸侯一心輔王室。行善政順天道民心。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羣公主謂諸侯與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篇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衰。疏 箋云 白虎通曰。緣始終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尚書曰。王釋冕（下脫反字）喪服。吉冕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下脫服字）明未稱王以統事也。（爵篇）釋曰 三公

及二王後稱公。餘諸侯亦得通稱公。時朝臣皆在。則羣公中亦色見之。經主言王反喪服。臣子禮同。故注補言之。　此第四節。朝諸侯報誥畢反喪服。自是居倚廬。白虎通言藏銅者。據上篇太保降收之文也。此篇惟一章。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三十三終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三十四

曾元鄉學

粊誓第三十一　周書　古文尚書　鄭氏注

【箋云】說文曰。粊。惡米也。从米。比聲。周書有粊誓。米部今文粊作肸。史遷說。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肸。作肸誓。遂平徐戎。定魯。大傳肸作鮮。一作獮。史記集解今本粊作費。費誓在文侯之命後。【釋曰】周禮雍氏禮記曾子問注稱書皆作粊誓。是鄭本作粊。史記集解索隱稱書亦皆作粊。是唐初僞孔本又作粊。

粊本惡米之名。粃即其遺體。魯東郊地以為名。今無可考。索隱以為即季氏之費邑。後人因改為費。孫氏云即今山東費縣。左傳隱元年費伯帥師城郎。後為季氏邑。亦即南武城。孟子云。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蓋費地在曲阜東南。又通沂州府。與淮徐連界。故淮徐之國時為魯難。魯公出師至此作誓也。案如孫說。則魯公於東郊嚴為守備。遂帥師東南行迎擊之。至此作誓。粊蓋費之借。古文作粊。今文作肸。又作鮮作獮。皆音轉字變。是時周公伐淮夷踐奄。徐戎實惡。乘間將犯魯。據禮記曾子問。時

伯禽有母喪甫葬。禮。父在為母雖期而心喪三年。葬卒哭之期。居喪之禮皆與父同。伯禽既葬而即從金革之事。以為王室扞艱。且為周公分勞。不得已而行權。故曰有為為之。與後世居父母三年之喪而冒利用兵者大異。記意如此。孔疏母喪之說與禮並不相妨。時魯公從周公平克禍亂。至東征歸後。周公踐阼而治。俾成王得專心學道以成君德。命伯禽時至京師與成王居。抗世子法。居攝七年歸政。成王命伯禽歸侯于魯。大啟其宇為周公後。此其先後行事之次也。此篇言行師節制極嚴

明。故大傳附論田獵習戰之事。如梓材傳附論觀喬觀梓。索隱謂作鮮作獮。取將戰先行獮田以治兵。且取鮮獸以祭。或一義。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人。謂軍之士衆及費地之民。疏 釋曰 江氏云。譁。諠也。淮夷。淮浦之夷。徐戎。徐州之戎。興。起也。言往征此淮夷徐戎並起為寇者。案淮夷徐戎並興者。淮夷叛而徐戎與之並興。周公征淮夷。魯公征徐戎。故此兼舉夷戎而下專言征徐戎。鄭以人為士衆兼及費地之民者。孔疏謂下云杜擭斂穽。當使軍

旁之民為之。是也。注費字當本作棐。姑仍之。　此

第一節。呼衆發命。

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敹。謂穿徹之。敿。猶繫也。弔至。猶善也。疏 箋云 說文曰。敹。擇也。从攴。寀聲。周書曰。敹乃甲冑。又曰。敿。繫連也。从攴。喬聲。周書曰。敿乃干。讀若矯。攴部 史遷敹作陳。弔作善。釋曰 此戒軍吏士衆以精練戎器也。江氏云。甲冑皆以革為之。考工記函人職云。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鄭注云。屬。謂上旅下旅

札續之數。是甲必聯合數革以為之也。又鞄人職云。察其線。欲其藏也。杜子春云。線。謂縫革之縷。是甲冑之革皆以線縷縫綴之。鄭云穿徹。即縫綴也。案敹以宷為聲。段氏云。說文网部。罙从网米聲。或从𠕋作宷。然則敹字古音不讀如了彫切。當如彌綸之彌。鄭注謂穿徹之。音義略相協。史公敹作陳者。孫氏云。說文訓敹為擇。夏小正云。陳筋革者。省兵甲也。省亦擇也。宷敹者。繫紛綏於楯持之。且以為飾。弔者。逆之省。逆。至也。弔猶善也。史公作善。與鄭義同。江氏謂至。謂密致也。密致則堅。甲冑也。干

也。皆所以戰術者。故戒毋敢不堅致。是其善。備。具
也。鍛者。廣雅釋詁云。椎也。礪。俗字。當為厲。孫氏云。
詩公劉取厲取鍛。傳云。鍛石也。箋云鍛石所以為
鍛質也。取厲鍛斤斧之石。可以利器用。鋒者。鏠省
字。說文鏠。兵耑也。春秋傳云。磨厲以須。案聖人威
天下不以兵革之利。然兵凶戰危。除戎器戒不虞。
乃保民之大。遏亂之要。欲善其事必利其器。惟聖
人無藉乎兵革之利。亦惟聖人能用兵革之利。足
食足兵。民信素定。以守則固。以征則克。殺人之器
皆用以生人。矢人函人之術。聖人用之。同歸於仁

而已矣。　此第二節。治兵器。

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斂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

牿。（此下或脫牿字）為桎梏之梏。施梏於牛馬之腳。使不得走失。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為穽。或設擭其中以遮獸。擭。柞鄂也。　疏　箋云　淫。大也。（釋詁）舍。放置也。（釋詁郭注）杜。一作斂。穽。一作阱。周禮雍氏。秋令塞阱擭。鄭氏曰。阱。穿地為塹。所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世謂之陷阱。擭。柞鄂也。堅地阱淺。則設柞鄂于其中。秋而杜塞阱擭。收刈之時。為其陷害人也。書棐誓曰。

𢾓乃擭敜乃阱。時秋也。說文曰。牿。牛馬牢也。从牛。告聲。周書曰。今惟淫舍（二字本脫）今牿牛馬。（牛部）又曰。𢾓。閉也。从攴。度聲。讀若杜。敜。塞也。从攴。念聲。周書曰。敜乃阱。（攴部）

釋曰 此戒師行所過軍民各守法令。淫舍。大放也。牿牛馬。鄭讀牿為桎梏之梏。易曰。童牛之牿。牿本施於罪人之手。此施於牛馬之前足。牿牛馬者。謂所牿之牛馬。下云無敢傷牿。謂傷所牿者。江氏云。軍中牛馬或備更迭駕舍。不盡服乘。恐有走佚。故須牿。王氏云。古尚車戰。所資牛馬之力。比後世行軍為尤重。軍行牛以輓輜重。馬以駕兵

車。軍止宿則放牧以休之。又慮走失。故牿之。杜者敵之借。阱穽同字。傷者。牛馬誤入擭穽而傷也。牿之傷。是軍旁之民不奉令杜敍之咎。故有常刑。謂罰責之。鄭云柞鄂者。周禮賈疏以為豎柞於中。向上鄂鄂然。所以載（或當為剌）禽獸。使足不至地。不得躍而出。謂之柞鄂。是也。許君以牿為牛馬牢者。牛馬本畜於牿。今自牿而出在軍。因以牿名之。故曰無敢傷牿。蒙因此有感。陷獸之擭阱有時而塞。陷人之擭阱無時而塞。昔人謂名利如錦覆陷阱。人皆死之而甘心。而邪說詖行。又驅而納之使迷醉狂

藥。世無聖賢如周公魯公。誰拯其傷。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風。走逸。臣妾。厮役之屬也。寇。劫取也。因其失亡曰攘。史記集解 博士讀曰襄。爾雅釋詁疏

【箋云】左傳服氏說。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僖四年傳注 史遷祗作敬。一作振。復。反也。還也。易復卦注 逋。亡。越。逾。逐。追也。說文走部

【釋曰】風。謂因牝牡相誘而走佚者。臣妾。男女貧賤在軍中給役者。言馬牛放佚。臣妾亡逃。軍士毋敢逾越

部伍而追逐之。以致亂行。其民間得之者敬歸其本處。我商度賚予汝。易曰喪馬勿逐。自復。是其義。若乃亡者越逐。得者不復。犯軍紀。攘軍物。汝則有常刑。軍行所過。士卒無敢强劫人家財物。或因端盜取。又踰人垣牆。竊取其馬牛。誘引其臣妾。大干軍法。汝則有常刑。每曰汝則有者。言自取之。號令嚴明如此。則秋毫無犯。民皆安堵矣。祗作敬者。訓詁字。一作振者。聲轉義近。商。釋文徐音章。江云。章。明也。博士讀曰衰者。謂今文博士所讀之本作衰。衰亦因也。　此第三節。申軍法。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

箋云 史遷乃作爾。糗糧一作餱粻。說文曰。餱。乾食也。从食。侯聲。周書曰。峙乃餱粻。食部 馬氏曰。大刑。死刑。史記集解 釋曰 此戎軍吏士衆具足軍需。甲戌者。豫定至戰地之日。征之為言正也。徐戎黨逆作亂。故用兵正其罪。峙當為峙。釋詁云。峙。具也。糗者。說文云。熬米麥也。孫氏謂熬米雜麥而甘之。故說文引書作餱。云乾食。說文無粻字。粻蓋糧之誤。糗餱聲通義同。逮。及也。不逮。謂糧少不能徧及。則軍士飢無以戰。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古者以田賦出

兵。民間每歲賦入。公家積儲有素。臨事則由軍吏發給士衆。必令充足。其或不逮。非疏忽即尅扣。以離衆心而誤大事。故有大刑。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

無餘刑非殺者。謂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給廝役。反則入于罪隸舂槀。不殺之。疏箋云史遷遂作隧。大傳說。古者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九里之遂。三里之郊。馬氏曰。楨榦皆築

具。楨在前。榦在兩旁。史記集解【釋曰】魯公為周公守國。佐周公討叛。容有東方近魯諸侯及附庸合併同征。故特言魯人。且郊遂係魯之郊遂。以周禮考之。王國百里為郊。王城之外。四面相距方二百里。居四同地。四郊之內置六鄉。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家出一人得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之數。故鄉出一軍。六鄉則六軍。餘地以為公邑。四郊之外置六遂。遂之家數出軍與鄉同。餘地以為公邑及采地。以達於畿。其以田賦出兵則同。行軍之法。先取諸六鄉。不足則取諸六遂。又不足則取諸公邑采地。或

儆師諸侯。諸侯四郊之內。大國置三鄉。鄉出一軍。故三軍。郊外置三遂。出軍同。嘗為大國當三鄉三遂。各出三軍。不言三鄉言三郊者。鄉在郊內。故以郊言之。對遂在野也。時徐戎方熾。故郊遂之兵並起。或可三軍之衆。分取於郊遂耳。其東郊不闢。自別有兵守之。與鄉遂各三義不相涉。楨榦者。江氏云。凡築牆及城者。以繩束板。置于兩旁。更豎木于其耑首。乃取土實于其中而築之。楨是其耑首之木。故云在前。榦則其兩旁之板也。寀供。給也。峙乃楨榦者。戒郊遂士衆當儲具為楨為榦之木材。至

甲戌之日。我至所征之地。即用築營壘等。無敢不給。不給亦是乏軍興。汝罪非殺。則有身家盡奴無餘之刑。此係倒句法。言汝非殺則有無餘刑也。上下言大刑是殺。此言無餘刑即甘誓所謂奴戮。戮。辱也。古人重廉恥。身家盡奴。雖後得免。其辱已甚。鄉里羞與為伍。故以此威之使不犯。楨榦用少。非若糗糧芻茭人馬之食。頃刻不可待。故減死一等。然亦軍中要需。故亦予重罰。餘詳甘誓。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茭。乾芻也。疏【箋云】史遷多作及。【釋曰】芻茭不多。牛

馬不得食。或輜重遲誤。或臨戰進退不可周旋。不能以陷於敗。故有大刑。多作及者。形近字變。孫氏謂及字較長。行軍之道。當愛士如子弟與同甘苦。而號令必嚴。犯法必懲。威愛兼盡。戰乃必克。東山之詩。說以使民。民忘其死。藹乎春陽。何其愛也。費誓之書。三令五申。義正辭嚴。凜乎秋霜。何其威也。非周公偏乎仁而魯公偏乎義也。仁之至必義之盡。詩與誓各見其一爾。越王句踐之言曰。吾愛士。雖吾子不能過也。若其犯法。雖吾子不能赦也。王霸處心雖不同。而其得用兵之道則一也。 此第

四節。備軍需。此篇惟一章。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三十四終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三十五

曹元弼學

呂刑第三十二　周書　古文尚書　鄭氏注

箋云今文呂作甫。大傳說。孔子曰。甫刑可以觀誡。史遷說。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命曰甫刑。釋曰說文。呂。脊骨也。昔四嶽為禹心呂之臣。故封於呂。國語周語說天胙禹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胙四岳國。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呂與夏皆氏也。亦皆國也。四岳。炎帝之後。本姜姓。堯封功臣。錫土姓。蓋仍以其本姓命之而封為有呂氏。子孫世有爵土。

至周有申呂齊許等國。穆王時呂侯以仁賢入相。其後不知何時改為甫侯。孔疏云。揚之水平王之詩。云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為甫侯。穆王時未有甫名。稱甫刑者。後人以子孫國號名之。猶叔虞初封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案此篇本名呂刑。因後呂改名甫。亦稱甫刑。孔子錄書據其本名。而孝經禮記引皆從後改之名。今古文字異實同。互詳孝經鄭氏注箋釋。呂侯受王命為三公。蓋以司空公領司寇。以恤刑言於王。王因命之。故經曰惟呂命。度作刑以詰四方。序曰呂命穆王訓夏贖

刑。謂呂侯受命於王。為王度時省刑也。自周公致太平。刑措四十餘年。昭王之末。周德漸衰。穆王晚歲民或觸罪者多。貪利或以獄貨為寶。故此篇深切告戒。藹然猶見先王視民如傷之仁也。今本呂刑在文侯之命費誓前。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詳刑以詰四方詳字據周禮太宰大司寇注增

呂侯受王命入為三公。書說云。周穆王以呂侯為相。疏[箋云]史箋說。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崩。耄一作旄。周禮大司寇注引羣經音辨作耗一作眊漢書

注 刑法　馬氏曰。度。法度也。釋文今本脫詳字。釋曰呂命猶說命畢命冏命。皆自上命下。蓋呂侯受王命入相。於三公為司空公。於六卿為司寇。將順王任賢恤刑之美意以整官方修刑典言於王。王因命之訓夏贖刑。故以惟呂命三字發端。言呂侯受命而為此也。史公云甫侯言於王。此說經之意。非以言字當命字。段氏孫氏讀惟呂命王為句。於下二句文義不協。失之。王享國百年耄荒者。言王春秋高。自慮耄亂荒忽欲度時宜作詳審之刑法。以禁四方之官邪而謹折獄。命呂侯訓其事。自王曰以下。

皆呂侯為王所作訓辭也。誥者。太宰注云。禁也。大司寇布憲注云。謹也。據春秋內外傳。穆王蓋雄才大略。而經營四方時。不免以萬民惟正之供為觀遊田之用。其後聞祭公謀父祈招之詩。能以仁義自克其多欲。且巡幸所過。多知官吏積弊民間疾苦。此篇蓋如漢武帝輪臺悔過之詔。其言至誠惻怛。與堯典欽恤康誥恫瘝同意。故夫子錄之。且亟引之。周禮五刑二千五百。此三千。或據其條目多少以為此重彼輕。孔氏以為周禮重刑多輕刑少。此輕刑多重刑少。則是彼重此輕。愚謂條目多

少。或一事析為數條。或數事并為一條難以懸定其孰輕孰重。刑罰世輕世重。各因時宜。要之序云訓夏贖刑。贖刑之法。本為意善功惡疑不能定者設。其罰金以易周禮推之。凡誤殺傷人者當于譬家。犯公法者入官。而貪以敗官者於此最易染指。使恤民良法徒滋弊竇。故篇中訓之尤詳每條必曰疑赦閱實其罪。曰無僭亂辭。曰其審克之。可謂正大深切。而說者乃苟訾穆王。因帑藏空虛。創此法以斂財。如此而孔子尚錄之乎。其誣古賢王。謬於聖人亦甚矣。互詳堯典。旄耗皆借字。 此第一

章。敘作書訓刑緣起。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學蚩尤爲此者。九黎之君。在少昊之代也。盜賊狀如鴟梟。鈔掠良善。劫奪人物。疏 有因而盜曰攘。矯虔。謂撓擾。春秋傳虔劉我邊陲。謂劫奪人物以相撓擾也。秋官司刑疏 箋云 馬氏曰。蚩尤。少昊之末九黎君名。鴟。輕也。釋文 鴟。一作消。潛夫論曰。受命之君承大亂之後。其民乃並爲敵讎。罔不寇賊消義姦宄奪攘。述赦 宄。一作軌。周禮司刑

疏

奪。壁中古文作敓。說文曰。敓。彊取也。从攴。兌聲。周書曰。敓攘矯虔。攴部矯一作撟。司刑注

釋曰 此篇訓夏贖刑。蓋皐陶當唐虞夏之際本伯夷所降之典而制刑。殷周皆祖之。康誥言殷彝。此又推而上之。猶康誥言殷先哲王又言古先哲王。立政言古之人迪惟有夏之意也。全篇大義。在訓四方司政典獄以伯夷為法。以苗民為戒。故發首言刑之所由起而述古訓。若。順也。言順稽古有是訓。如下文所云也。孔子曰。蚩尤。庶人之貪者。孫氏云。史記五帝本紀云。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蚩尤最為暴。莫

能伐。又云。蚩尤作亂。不用帝命。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是為黃帝。孔子三朝記以蚩尤為庶人者。蓋上古或諸侯相侵伐。惟蚩尤以庶人作亂犯上。史記正義引龍魚河圖云。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鐵額。食沙。造五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夫云兄弟八十一人。必非天子諸侯。是庶人之作亂者始于蚩尤。民效之以為寇盜。故云延及平民。延。引也。平。齊等也。平民。謂齊民也。史記集解引應劭曰。蚩尤。古天子。傳記或言諸侯。或言

霸天下。皆由庶人僭位言之。案蚩尤以芳民聚黨橫行。據有土地。僭竊位號。遂大肆凶虐。造為淫刑以殺人戕敗人。盜賊惡化。漸染齊民。殺人不忌。人如鴟梟。劫奪良善。驕擾天下賴黃帝誅之而大亂平。寇賊者。強聚為寇。殺人為賊。鴟義者。義。善也。鴟惡鳥。好鈔掠。故以目惡人鈔掠良善劫奪財物。潛夫論作消義。謂消滅義理。意大同。馬訓鴟為輕。王氏念孫讀義為俄。云鴟者冒沒輕儳。義者。傾衺反側也。說文云。俄。行頃也。詩箋云。俄。頃貌。廣雅釋詁云。俄。衺也。古者俄義同聲。案馬蓋讀鴟如欹。欹俄

皆衷辭也。義亦通。撓擾。謂攪撓紛擾。使民不有康食。無所措手足。或曰。矯。如撟邦令之撟。韋昭云。詐稱為矯。強取為虔。亂黨橫行暴民專制之禍如此。非大聖人起而撥亂反正。則生民無噍類矣。蚩尤既為黃帝所誅。其餘黨後為九黎。又為三苗。馬注誤以蚩尤為即九黎。失之。　此第二章第一節。將舉苗民虐刑為戒。推其亂首自蚩尤始。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

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於少昊氏衰而棄

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居於西裔者為三苗。至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緇衣疏舜臣堯。又竄之。後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穆王深惡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緇衣疏民者。冥也。言未見仁道。緇衣疏刵。斷耳。劓。截鼻。椓。謂椓破陰。黥。謂羈黥人面。苗民大為此四刑者。言其特深刻。異於皋陶之為疏越。於也。茲。此也。麗。施也。於此施刑。并制其無罪者。詩正月疏【箋云】靈。善也。詩定之方中箋弗用靈。禮記緇

衣作匪用命。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墨翟書弗作否。靈作練。制作折。虐作殺。曰。昔者聖王制為五刑。以治天下。遠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苗民否用練。折以刑。惟作五殺之刑曰法。尚同淫。大也。釋詁剕刵。或當為刵剕。鄭及注疏義同

刵劓椓黥四字。今文作臏宮劓割頭庶黥七字。堯典

疏 椓。壁中古文作斀。說文曰。斀。去陰之刑。从攴。蜀聲。周書曰。刖（段云當為刖）劓斀黥。攴部或稱鄭本作劅。堯典

疏 釋曰 蚩尤始作亂。以虐刑殺傷人無數。平民競為寇賊姦宄。相傷相殺。黃帝既誅蚩尤。蓋即法天討而制正刑。以禁天下之殺人傷人。而其治民一以德化。萬不得已而後用刑。至少昊之後世政衰。諸侯有九黎者。實三苗之祖。據左傳三苗即饕餮。蓋縉雲氏之不才子。不用黃帝之善道為教命。其待民一制斷以刑。惟作五種殘虐之刑。謂之曰法。

其刑既特深刻。又不先教戒。不別是非。殺戮無辜。於是始大為不法之劓刵椓黥。同於蚩尤。異於先王之政刑。於此附麗於刑者。濫施之。并制其無罪者。雖有辭辯明。而無所別擇。一皆刑之。不道之甚。刵劓椓黥與五刑之墨劓剕宮不盡同。而其同者又加深刻。且濫施無罪。故曰淫為。極見其慘而不德。少昊之末。九黎為之。高辛之衰。三苗踵其惡。故曰始淫為。聖人之制刑。務使情罪相當。以止天下之相殺相傷。苗民之用刑。務為深刻株連。以自快其好殺好傷。此聖人所以不得已而更制五兵以

定亂。慎制五刑以禁暴也。余於易噬嗑箋釋論之綦詳。堯典流宥五刑下又引而申之。劓刵。鄭注及僞孔傳孔疏皆先刵後劓。說文作刖劓。刖或刵之誤。今文作臏宮劓割。或疑臏與刖相當。然苗刑豈必與夏刑及周禮同。許鄭古文亦不必與今文同。椓者。斀之借。劅者。斀之別。王氏引之謂今文臏宮劓割當作臏宮割劓。宮割連讀。引尚書刑德放曰。宮者。女子淫亂。執置宮中不得出。割者。丈夫淫割其勢也。此訓釋甫刑之辭。蓋宮割皆是淫刑。割字即在宮字下。故書緯隨宮字解之。白虎通義說五

刑曰。割宮在其中刑者也。割宮當為宮割。亦本甫刑也。鄭注文王世子曰。宮割。淫刑也。又注孝經曰。男女不以禮交者宮割。皆本甫刑也。御覽刑法部黥下引淫德放曰。椓鹿者。笮人顙也。黥者。馬羁笮人面也。又引鄭注曰。椓鹿黥。皆先以刀笮傷人。墨布其中。故後世謂之刀墨之民也。然則墨刑在面謂之黥。在額謂之椓鹿。椓古讀若獨。椓鹿疊韻字也。頭庶剠即椓鹿黥。頭椓古同聲。庶即鹿之譌耳。案頭獨一聲之轉。馬羁者。謂刻人面。縱橫如馬之有羁絡也。據馬羁之文。椓鹿或別有說。非經正文。

且置之。王伯申說宮割是矣。頭庶黥。或當如西莊說。讀庶爲煮。與周禮庶氏同。謂煮墨以窒頭額上瘡孔。及刻面也。如古文。則刵劓椓黥與墨劓剕宮異。刵者截耳。剕者刑足。椓者男女並椓毀其陰。宮者男子割勢婦人幽閉。如今文。則臏宮劓頭庶黥。即下五刑之四。但笮額笮面並言。要皆深刻淫濫耳。剠者。黥之異體。弗匪否聲轉義同。靈訓善。同令。令與命通。總謂以道德爲善政善教。練者。靈聲轉借字。制折聲轉義同。論語折獄魯讀折爲制。虐殺義近。當以虐爲正。苗刑視正刑爲特刻深。又不

教而殺謂之虐。曰法者。以不法為法也。麗。附也。差。擇也。辭。辯訟直辭也。有附於其法者。即濫施淫刑。并拘制無辜。不分曲直也。緇衣云民有恶德。即下文民興胥漸。遂絕其世。即無世在下也。鄭注皆依國語楚語為說。緇衣注及國語韋注義皆同。云堯末又在朝者。苗雖叛服無常。當時蓋猶來朝貢。或以王官羈縻之。使撫其衆而改為善。終怙恶不悛。乃竄之。舜末禹攝位。又逆命征之。見檀弓及墨子。詳堯典。九黎之後為三苗。世濟其恶。故以苗目黎。貶其諸侯之號而謂之民。猶蚩尤僭霸天下而孔

子謂之庶人。民者冥也。在凡民則為愚蒙未有所知。此降而稱民。則為冥頑不知人道。下文稱古帝曰皇帝。皇大也。君也。此稱苗頑曰苗民。經文分別聖狂。懸絕其尊卑。正名順言。鄭君深得其旨。後人或妄議之。謬。

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箋云 大傳說。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興犯漸。泯泯棼棼一作湎湎紛紛。論衡寒溫春秋傳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戮。一作僇。方。一作旁。上。一

作天帝論衡變動監。視也。釋詁酒誥曰。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腥聞在上。釋曰民。下民也。興。起也。胥。相也。漸者。孫氏云。猶詐也。荀子不苟篇云小人知則攫盜而漸。正論篇云。上幽險則下漸詐矣。莊子胠篋篇云。知詐漸毒。此云民興胥漸。言小民方興相為詐漸。故下文罔中于信以覆詛盟也。大傳云犯漸者。亦言興詐以犯上也。案泯泯。昏也。一作湎。昏墊沈湎同意。棼棼。亂也。傳曰。治絲而棼之。紛義同。罔中于信。言約信不由中出。此倒句法。覆。反也。詛。詛祝。盟。盟誓。徵於鬼以為信。信不由中。則

必背盟。虐威庶戮。言虐威所加衆被刑戮者。方。猶併也。或作旁。溥也。意同。言皆愬怨於天也。監民之民。謂苗民。罔有馨香德二句。與酒誥同義。此節言苗民以虐刑賊殺下民。民無所措手足。又染其惡化起而相欺詐。泯泯然昏。棼棼然亂。或互相告訐誣陷。嫁禍以求自脫。牽連以致同坐。鬼蜮為心。匿怨而友。信誓旦旦。隨即反覆。民族之惡如此。暴君汙吏並制罔差。虐威之下衆共刑戮。並呼冤告無罪於天。民心之怨如此。上帝下視苗民。無有馨香之明德。其虐刑惡氣發而上聞者惟腥穢耳。故聖

人起奉天討遏絕之。夫民。愚而不可欺。賤而不可犯。民不畏死。以死懼之。則冒死行凶。以詐相避。暴愈甚則亡愈速。後世呂政王莽楊廣朱溫闖獻輩逆等暴君賊民。皆蚩尤苗民之徒。同歸滅亡而已矣。　此第二節。言有苗之先九黎踵蚩尤作五虐之刑。民怨天怒以致滅亡。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箋云　鄭義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至罔有降格。皆說顓頊之事。乃命重黎即是命重黎之身。非義

和也。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顓頊與堯再誅苗民。故上遏絕苗民。下云有辭于苗。異代別時。非一事也。疏約鄭義如此非直引注文故不敢采為注然其義則甚是與前注及國語韋注皆合韋亦本鄭也。**釋曰**皇。大也。君也。皇帝猶言皇天皇祖皇考皇王。尊大古聖帝而稱之。江氏云。皇帝。顓頊也。報。當罪人也。顓頊哀憐衆。被戮者之不以其罪。報彼虐民者以威。遏絕苗民。使無有繼世在于下土。謂誅其身。流其子孫也。又云。當。謂稱其罪而斷刑。罪重則重刑。輕則輕刑。適與相當也。案江說是也。荀子云。有道德之威。有暴察之威。有狂妄之威。上云

虐威。狂妄之威也。下云德威。道德之威也。此云報虐以威。明是以德行威。爲被虐者報寃。孟子曰。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殺童子。虐也。征之。報以威也。所謂爲匹夫匹婦復讐也。漢高帝入關告諭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殺人傷盜。虐也。死及抵罪。報以威也。漢書敘傳述酷吏云。報虐以威。殃亦凶終。顏注引書釋之曰。言哀閔不辜之人。橫被殺戮。乃報答爲虐者以威而誅絕也。或說今文皇帝但作帝字。訓爲天。義雖不當。然說報虐以威。亦當謂天道好還。如下云報以庶訧。論衡譴告篇乃謂以

惡報惡。則庶戮本非不辜。而遏絕仍是用威。顧與經戾矣。此今文異說不可從。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

[箋云]國語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對曰。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家為巫史。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為。嘉生不降。禍災荐臻。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

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韋氏曰。少昊。黃帝之子金天氏也。九黎。黎氏九人也。少昊氏殁。顓頊高辛氏作。絕地天通。絕地民與天神相通之道也。其後。高辛之季年也。三苗。九黎之後也。高辛氏衰。三苗為亂。行其凶德如九黎之為。堯興而平三苗之亂。繼育重黎之後使復典天地之官。羲氏和氏是也。楚語降。下也。格。陞也。棐。輔也。釋詁明明。察也。釋訓墨翟書引羣后之逮在下十四字。在有辭有苗之下德威維威之上。羣上有曰字。逮作肆。棐作不。

無蓋作不蓋。尚賢釋曰國語說此經甚詳。鄭義悉據之。王氏曰。據此則命重黎絕地天實是顓頊。知此經皇帝哀矜云云指謂顓頊也。其皇帝清問云云即繼以命伯夷禹稷。則是堯事非顓頊矣。鄭據觀射父之言以說此經。確不可易也。且據此則知皇帝遏絕苗民。此苗民實指九黎。非三苗。其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之苗。方是三苗。且據此益知上文苗民弗用靈。鄭以苗民爲九黎之君。其說最精。案王說是也。苗民既遏絕。則民無冤誣。無庸詛盟。而愚民習染。不知天人之理。乃命重黎分

主神民。絶在地之民與在天之神相通之邪説。使知天道福善禍淫。苟獲罪於天則無所禱。向之神人雜糅。皆妖巫假淫昏之鬼，以疑衆。初非真與天人相通有莅詛盟而降格者。厲神。若宗伯掌祭祀之禮。厲民。若司徒掌教養之法。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人事倫則順於鬼神。神與人異道則不相傷矣。若夫經言惟帝降格。則臨下有赫。傳稱國將興明神降之。將亡神又降之。則監其善惡。皆與諂瀆以招淫厲致禍災者絶相反。言各有當。理實一也。重黎羲和互詳堯典。羣后之逮在下。逮。及也。帝

既命重黎分司天地屬神民。其餘卿士邦君。各選賢能。其政教之接及下民。皆明德著察。洞悉下情。賞善罰惡。以輔天常。鰥寡之微。無有掩蓋不達其隱者。言民情得所。孫氏訓逮為遏。云。謂遏訟。周禮禁殺戮。掌遏訟者。以告而誅之。注。鄭司農云。遏訟者。遏止欲訟者也。蓋。蔽也。言顓頊命重司天黎司地。使神民不同位。上下分絕。以禮烝享而通之。祭則受福。無有升降雜糅。于羣后之逮訟在下者。能明揚明哲之人以輔天常。使鰥寡無壅蔽之情也。墨子逮作肆。說詳下。江氏據之移易經文先後。據

疏約鄭義謂鄭本與彼同。段氏云。果爾。釋文正義不應無一字道及。正義檃括鄭注之語不應拘泥。且墨子捃摭不同。又不應據子改經也。　此第三節。言顓頊誅有苗。盡解民惑。深恤民隱。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箋云】馬氏曰。清問。清訊也。釋文墨翟書無鰥寡字。于作有。畏。一作威。表記引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鄭氏曰。德所威則人皆畏之。言服罪也。德所明則人皆尊之。言得人也。皇帝。今文但作帝。說為天。趙氏孟子注【釋曰】此皇帝謂堯

亦兼舜。古天子不滅國。而苗民世濟其惡。聖帝誅之者非一代。顓頊既遏絕之於前。堯又平其亂於後。清。猶明也。堯既誅有苗。清明訊問下民之疾苦。鰥寡皆有寃痛之辭于苗。訟其虐民之惡也。堯數大德於天下。德所威誅。爲民去虎狼。則天下皆畏服之。謂前平三苗。後并罪四凶也。明。猶尊也。德所尊顯。爲民立父母。則天下皆尊仰之。謂前命羲和。後舉舜命三后等也。羲和即修重黎之職。故畧不言。命禹稷臯陶皆在舜臣堯時。後三后等皆爲舜臣。則此文皇帝亦兼舜言。故表記引德威二句云。

非虞帝其孰能如此。明舜德同堯。後有作者弗可及也。江氏依墨子所引釋此文。云。肆。陳也。言堯當除蚩尤有苗之刑。先審問于下民。皆有辭說訟有苗之罪。且曰羣后之所陳在下。明其辭之有徵也。棐。讀爲匪。帝明察匪常。周悉民隱。鰥寡之人無有掩蓋不上達者。案江說亦通。但經文皇帝哀矜至鰥寡無蓋。述顓頊事。皇帝清問至配享在下。述堯舜事。文甚完具。其閒語多相應。如墨子所引。則上節文不完。下節語多複。墨翟引經多異今本。或斷章。或脫誤。不可盡據。疏約鄭義但取經兩言皇帝。

兩言乃命鄭說與僞孔殊。他非所及。尤難臆斷。江氏書學至精。而此等處未免好古之過。段氏正之是也。據國語所說。則皇帝爲古帝。墨子引亦有皇字。今文無皇字而以帝爲天。不合經語意。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箋云】命一作名。墨子尚賢典下一有禮字。惟一作以。大傳孔子曰。古之刑者省之。今之刑者繁之。其教古者有禮然後有刑。是以省刑也。今也反是。無禮而齊之以刑。是以繁也。書曰。伯夷降典禮。折民以刑。

謂有禮而後有刑也。折。一作哲。墨子一作悊。漢書刑法志曰。書云。伯夷降典。悊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馬鄭折音悊。馬氏曰。折。智也。釋文折猶作制。陶潛四八目爾雅曰。釋地以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釋水大戴記五帝德曰。使后稷播種務勤嘉穀。嘏。一作假。墨翟書曰。三后成功。維假於民。則此言三聖人者。謹其言。慎其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上事天。故天鄉其德。下施之萬民。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

釋曰 命。堯命之也。三后。伯夷禹稷也。天子公卿及諸侯皆稱后。后。君也。江氏云。

恤功于民。盡撫恤之功于民也。悊。智也。伯夷下典禮以教民。智其民然後示之以刑。言制禮以止刑也。主名山川者。立山川之主。命山川之名也。殖。亦種也。宗立山川之主。謂定其次秩尊卑。祀禮所視。所謂奠高山大川也。播種猶播蒔。言稷下教民稼穡。農民盡樹藝五穀也。殷。盛也。假。大也。言有功於民盛大也。堯初平苗亂。誅其君。恤其民。使伯夷降下典禮。開通民智。使知善惡吉凶所在。出乎禮則入乎刑。民皆知禮爲天秩天敘人性所固有。反是則天討所在。日徙善遠罪而亂無由生。傳稱伯夷

為堯老臣。世本言伯夷作五刑。蓋堯除苗虐刑。即復古黃帝少昊以來五刑。命伯夷以禮官兼播刑條。使民知刑之所以作而恥不敢犯。至洪水之後。下民其咨。萬國不粒。彝倫攸斁。舜臣堯。舉禹治水。稷教稼。契敷教。皋陶制刑。而教與刑與禮與各得神聖分職而治。堯典曰。象以典刑。謂皋陶制五常之刑。蓋即本伯夷所以懲民者而加精詳。伯夷在前。皋陶在後。此經主言刑。故敘伯夷在禹稷之前。而三后之下。又特舉皋陶作士。刑出於禮。有禮而後有刑。故下文又云伯夷播刑之迪。聖人道同。

虞書皋陶方祗厥敘。旁施象刑惟明。史公以為伯夷特書之。或云皋陶不與三后之列。蓋以刑官而吝之。不知皋陶盛德與禹稷契同。刑官正當以仁人為之。立政特言蘇公。康叔實為司寇。春秋時柳下惠為士師。孔子為魯司寇。刑官能體天德。造福莫大。何吝之有。此說雖出漢人。非經意也。命名聲義同。殷假形近字變。義並通。墨翟說蓋總括下文言之。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

箋云 堯典帝曰。皋陶。汝作士。士一作爰。中一作衷。

梁統說。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孔子曰。刑罰不
衷。則人無所措手足。衷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也
後漢書本傳
釋曰 士者。皋陶所居官。猶棄稱稷也。孫氏
云。言三后成功。而後士師制止百姓于刑之中也。
祇。敬也。刑得中則民服教而敬德。案民既離亂虐
而知禮義。又爲禦災捍患使各安居足食。乃防制
之于刑之中正。以教之敬慎其德。使無犯禮而誤
入於刑。所以有象刑也。段氏謂此經作士者古文。
作爰者今文。據鄭前注言苗刑持深刻異於皋陶
之爲。正顧此文而言。則鄭本作士。非僞孔所改。段

說甚是。今文作爰不及皋陶者。蓋以伯夷在先。且重在以禮止刑。三后於五臣但舉其二。意有所主。如君奭但稱甘盤不及傅說。初非品藻軒輕也。此第四節言堯舜復平苗亂。本禮制刑。大施功德於民。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箋云 穆穆。美也。灼灼。明也。釋訓 釋曰 言堯舜有穆穆之美德君臨於上。三后及士等奉行君德明明于下。昭灼于四方。無不惟德之勤。修己以安人。明德

以慎罰。故乃能明于刑法之中。循之以治于民。輔其常性。率。循。乂。治。棐。輔。彝。常也。明明在下。與上羣后之逮在下明明相應。棐彝即上棐常。前鰥寡有辭于苗。與上鰥寡無蓋相應。聖人之治先後一揆也。此云惟德之勤。下云敬忌罔有擇言在身。即墨子所謂謹其言慎其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上思利民。念茲在茲也。下云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即彼所謂以上事天則天鄉其德下施之萬民萬民被其利也。墨翟去古未遠。遠聞書家遺說。慎擇其不謬於聖人者可也。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大命。謂延期長久也。疏[箋云]典。同敷主也。說文攴部迄。止也。釋詁敬忌下一有而字。身一作躬。表記引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鄭氏曰。忌之言戒也。外敬而心戒慎。則無有可擇之言在于身也。在字依江氏據疏改克。肩也。說文克部[釋曰]堯舜時羣后惟德之勤。乂民棐彝。則禮違而刑措矣。其止獄者。非廢止於行威。有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惟止絕於求富。屏遏賄賂。以至康表率吏民。敬德而忌不善。無有可

擇之言在身。己帥而正。孰敢不正。荀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此使無訟之本也。孫氏訓富為福。云。郊特牲云。富也者。福也。言主獄不當終于立威。惟終于作福。即下文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也。說亦善。又以擇為殬借字。訓敗。通作斁。夫無敗言則無可擇去。不必改讀。口無擇言。純乎德也。故下云惟克天德。江氏云。克。肩任也。元。大也。肩任天德。建極斂福。則延期長久。永配天命而享天祿于下矣。案天德。太極元氣也。極。終也。元。仁也。天地之大德曰生。仁以為己任。則生氣與天合。在臣下則體中蹈和。積

善累功。天壽平格而有國命。身其康彊。子孫逢吉。在天子則允執其中用之於民。皇建有極錫福庶民。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而天下同臻仁壽矣。此第五節。極贊堯舜以德化民本禮制刑致治之盛。

以上第二章。歷陳古訓。一治一亂。為下法戒張本。古之聖賢天子。務使為人上者有功於民。湯誥逸文告諸侯。以禹皋陶后稷為法。以蚩尤為戒。此篇正其遺意。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三十五終